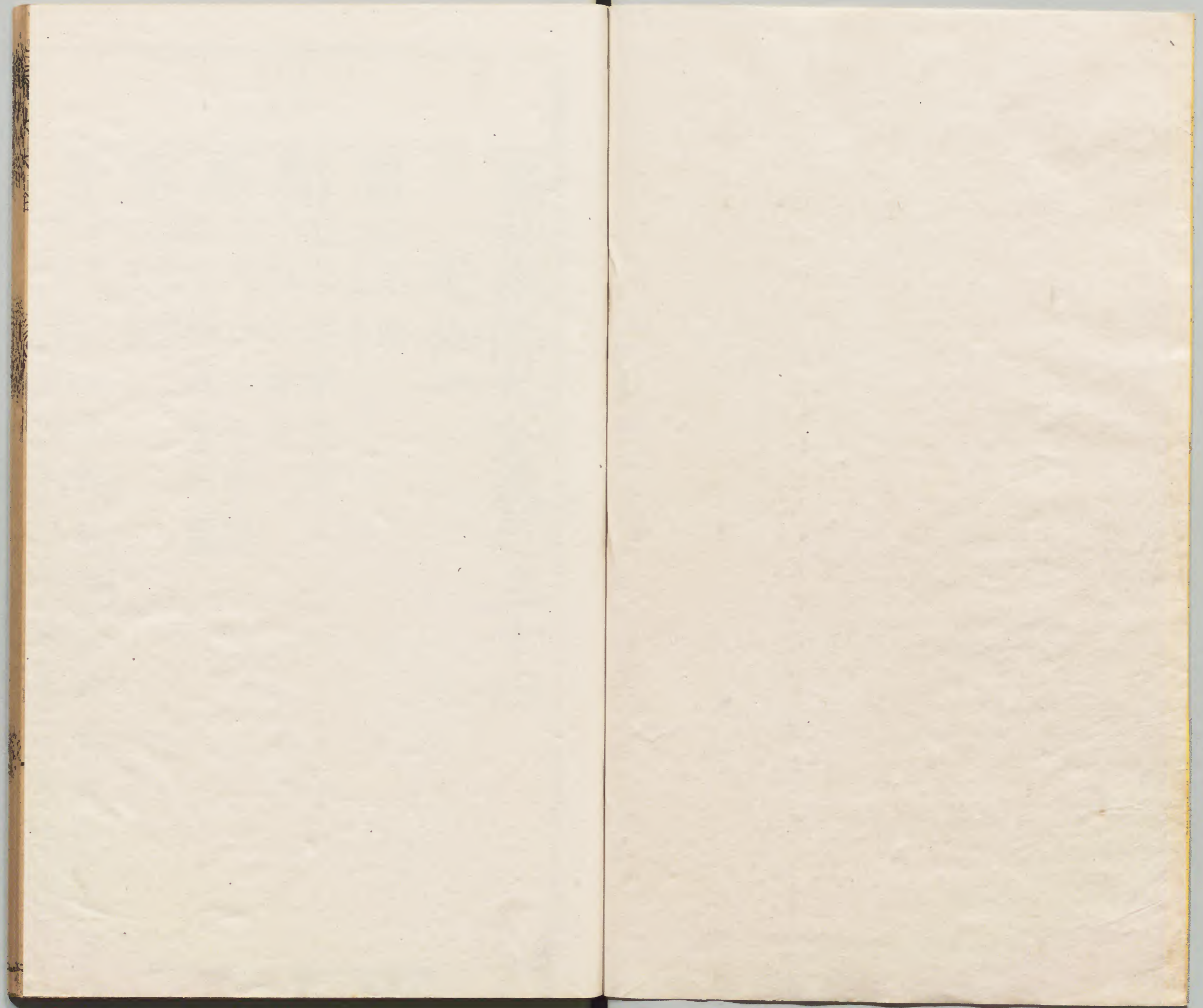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

卅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80)		
函號	別	3	1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四淺草文庫

定公一

周 詳見昭

公 元年 獻公卒

鄭 子穀 公勝立

齊 魯定公七年 齊鄭 盟于鹹 叛晉圖霸

宋 詳見昭

公 元年 昭

晉 魯定公 元年 魏舒卒 范鞅為政 定十四 年 晉 逐 范中行 氏趙鞅 歸于晉 自是晉

知氏韓氏魏氏趙氏
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
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
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
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
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為僖公
七月隱公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
立定十三年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公郊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邾
詳見昭
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
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
公卒孫惠公立

汪氏曰周禮司隸乃九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
 夫司寇刑官之屬乃亂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卿大夫之獄訟斷反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
 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
 其地汪氏曰春秋書地三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
 亂熄矣孫氏曰春秋會城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
 子命執仲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故曰晉人執也
 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請命而後治之可也
 矣其在尊人者以爲側既執其罪不與歸于王也
 左傳云會城曰京師而執仲王幾是執之專也
 曰成周而師所京師以執仲王幾是執之專也
 之罪也城周不稱京師以執仲王幾是執之專也

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持稱京師者非
 以誅而晉人或曰前年冬十月日於京師失常尊之意蓋有在矣
 兩地而或曰前年冬十月日於京師失常尊之意蓋有在矣
 此一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會也
 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事于京師
 則不見其歸于京師之罪也蓋陵李氏曰此條以事言之
 側而不歸之罪也故春秋言不與執事于京師
 氏是伯討矣公歸之非左氏爲大秋言不與執事于京師
 爲伯討矣公歸之非左氏爲大秋言不與執事于京師
 執以伯討矣公歸之非左氏爲大秋言不與執事于京師
 不書所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勛曰
 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有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

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奔百人逆王世子釗昭音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言氏曰成王方
 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
 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
 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
 子宋自壞墮徒回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
 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
 兩楹之間注所楹之南面故定之即位不可不
 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間處故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
 君享國而主其察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毗女
 宗廟社稷者也不代君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
 一失幾會或萌窺

何音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
 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
 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諸行事為求鑒耳張氏
 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恭露七月而後返國黜適
 而立不非所謂喪歸君立乃欲辯區區之禮文而
 行豈非所謂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
 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而三綱淪教魯
 之君臣周不盡傷心之擅國定公不而三綱淪教魯
 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大本既鑿者而進退舉指
 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其國
 也故禮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紀之絕若其國
 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
 所處非受之偽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白
 位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也既為不
 即位正也今書即位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也既為不
 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也既為不
 而去之夫然後定也其能執子之受位於季之
 曰光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為已之所

當得是與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
 豈與之亦以誅幸於禍而忘其讎於利而忘其
 受之而不討賊承上於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即
 辱故雖內無所承比於文成公穀昭哀而無君者
 以著其自詞之罪廬陵李氏曰成公穀昭哀而無
 惡不嫌同謂諸侯五日而殯今穀昭哀而無君者
 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穀昭哀而無君者
 治引康王須殯而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
 非告廟臨廷入翼室之位也胡氏曰此乃極前之
 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
 事死又離之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
 季孫問於離之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
 生弗能事死又惡之曰吾欲信也君謚使子孫知
 月葬高氏曰昭公於墓道南孔子始之以喪歸及
 諸墓見曾之昭公於墓道南孔子始之以喪歸及
 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蓋忠愛之義至於此詳味

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其臣下者廬陵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非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也秋大雩雩月雩之非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窮人力不盡則無及矣是年不父則何謂其時窮
 月窮人力不盡則無及矣是年不父則何謂其時窮
 人者盡也求者請也去諫也人重請何重乎請人為
 求者盡也求者請也去諫也人重請何重乎請人為
 為重者諫也請道去諫也人重請何重乎請人為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重請何重乎請
 可詒託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而重請何重乎請
 年之喪而大雩也禮見三桓是以重請何重乎請
 公穀言月雩正秋雩之禮見三桓是以重請何重乎請
 未竭言月雩正秋雩之禮見三桓是以重請何重乎請
 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析雨也若待也毛澤盡人
 月為何故有反此分別日以析雨也若待也毛澤盡人

死也○汪氏曰或言春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
 耐霜之叔為霜所摧是春秋以為異若三月年
 專殺豆苗不殺及餘穀者言非霜殺他苗亦傷
 草亦殺但舉則難殺而熟之菽為霜所殺可知
 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而熟之菽為霜所殺可知
 禾稼已收則耐霜乎地熟之菽為霜所殺可知
 煩聖人收筆耐霜乎地熟之菽為霜所殺可知
 其獨曰耐霜乎地熟之菽為霜所殺可知
 之長而難殺者不殺之為害餘物故以輕重別
 易而難殺者不殺之為害餘物故以輕重別
 輕而難殺者不殺之為害餘物故以輕重別
 若何氏以五穀止殺而居不然而可蘇氏之說
 且以菽為五穀第殺而居不然而可蘇氏之說

癸巳二年
 秦哀二十九年
 楚昭八年
 吳闔廬七年
 鄭獻六年
 曹
 隱二年
 陳惠二十二年
 杞悼十一年
 宋景九年
 衛靈二年
 晉定四年
 齊景十四年
 鄭獻六年
 曹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夏四月辛酉晉
 氏之詳子弟賊簡公

觀工喚反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然則曷為
 不言雉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何則曷為不為後言雉
 其不為後言雉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何則曷為不為
 者親也雉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何則曷為不為
 門兩觀也雉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何則曷為不為
 外兩觀也雉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何則曷為不為
 中法象其謂之諸侯外曰尊何也何則曷為不為
 縣法象其謂之諸侯外曰尊何也何則曷為不為
 兩法象其謂之諸侯外曰尊何也何則曷為不為
 則法象其謂之諸侯外曰尊何也何則曷為不為
 外法象其謂之諸侯外曰尊何也何則曷為不為
 周公之樓觀在雉門之上兩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
 之公之樓觀在雉門之上兩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
 必不因其故立雉門之災及兩觀之災也
 氏曰公羊云得而錄之義馬此雉門也觀實其替久矣
 曰公羊云得而錄之義馬此雉門也觀實其替久矣

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
新序上亦常理爾穀比亦非也新觀始不可序下災不
可序何休云雉門兩觀之春天子自兩觀始亦非也汪氏
氏曰雉門今考延廡南門觀之蓋在春秋之類之書而郊
雉則不書雉門兩觀者即雉門之類之書而郊雉則不書
所謂新雉門兩觀者即雉門之類之書而郊雉則不書
公穀或于雉門兩觀者即雉門之類之書而郊雉則不書
先也春秋不雉門兩觀者即雉門之類之書而郊雉則不書
之若此說非大槩及宮雉門之類之書而郊雉則不書
此何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類之書而郊雉則不書
疑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
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
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甫入吳于是吳入

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剛取其要知此
以無功書伐而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盧陵李氏
干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盧陵李氏
曰經書楚伐

附錄 左傳 郟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 閭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幾何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
也于美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之法于象魏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
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按左氏傳林懋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于偽憑
 陵諸夏為于偽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
 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
 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反明其罪恭行天討
 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徧矣汪氏曰據
 常請命于周未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
 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旋音書曰侵楚陋之
 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
 召陵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人國諸侯之故使救
 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衆所
 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以此微
 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以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
 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

而禍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
 中國而附楚至是盟主大合諸侯十人國之衆而
 侯而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失諸侯中遂大亂
 子以一大國之師敗之晉盛矣乃失諸侯中遂大亂
 吳子以一大國之師敗之晉盛矣乃失諸侯中遂大亂
 道晉率諸侯為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
 經以無名諸侯為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
 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沮召陵之謀而吳所以於明時
 罷不流於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而吳所以於明時
 於上國也永嘉此晉霸之召陵之會復役於楚者復伯而
 夫其機也夫蔡陳鄭許胡蓋復役於楚者復伯而
 皆與於會也夫蔡陳鄭許胡蓋復役於楚者復伯而
 會諸侯者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致劉子以下合十能
 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召陵之師不知是之師書曰會然于
 桓之師書曰爲此會齊桓召陵之師不知是之師書曰會然于
 召陵之師書曰爲此會齊桓召陵之師不知是之師書曰會然于
 陵之師書曰爲此會齊桓召陵之師不知是之師書曰會然于
 宗諸侯能侵楚而事也晉合與有為也晉自致劉子以下合十能
 公者而召陵之功也晉定以春秋有伐楚而書伐大桓

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因循無以然後
 稱其望是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所與是侯乃
 以人師之明於諸侯之義故為春秋之戰書蔡侯
 太子之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所與是侯乃
 序之宋公之明於諸侯之義故為春秋之戰書蔡侯
 吳子曰晉者知栢舉之為上則知召陵之戰書蔡侯
 劉子定晉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於朝於是合十有
 入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於此朝於是合十有
 蓋深悲之也○廬陵李氏曰二伯於此朝於是合十有
 四年三悲之也○廬陵李氏曰二伯於此朝於是合十有
 佳然直以會書法詳見桓子五年此條陳氏說亦
 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美辭又明年胡氏
 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為幸下以不能討
 楚為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為幸下以不能討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姓公作歸姓奇生後同

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項氏曰齊桓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項氏曰齊桓先
 故滅沈者懷大者不此先侵楚而書滅沈罪公孫
 後滅沈者懷大者不此先侵楚而書滅沈罪公孫
 姓也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
 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陵氏曰書滅罪蔡
 不死于位也言殺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
 之及譏蔡侯也言殺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
 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反為故於前無以先
 去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
 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
 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

無公孫翽之及哉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
 因使蔡廷其忿焉夫蔡屢為楚所滅今而舍蔡不
 易矣晉定不能恢弘蔡末所以服楚而保蔡一
 沈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即中國非人怒而保蔡
 晉則楚有畏焉不可能保其無他國昭公毅然棄之
 計則夫而意則可嘉乃復為僅能加誅於沈也
 矣哉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後盟舉其亦不
 曰春秋書滅沈於會諸侯辭之曰伐楚不能損
 也亦責晉也晉沈子不會命蔡伐之慘矣哉
 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
 役以正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
 其罪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近楚其不書晉勢使蔡昭之非其罪也
 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非其罪也
 自取滅亡故賤而畧之也

翽由又反臯翽公作浩油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臯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善乃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
 曰臣展四躅也且夫率舊社稷懼不給而
 二徵大罪也且夫率舊社稷懼不給而
 出竟官之制也且夫率舊社稷懼不給而
 乎出竟官之制也且夫率舊社稷懼不給而
 公曰行也若嘉好之君長蔡於衛侯行旅
 弘曰聞諸道及臯臯將事君長蔡於衛侯
 曰信蔡叔康叔之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侯
 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亦王可乎
 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克商亦王可
 公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克商亦王可
 條氏徐氏蕭氏夏后氏之繁弱為睦分魯
 其分族將氏蕭氏夏后氏之繁弱為睦分
 職事于魯以昭周類之法則周公用命于
 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
 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器因商奄之民命
 氏七族陶氏苑氏繁氏以器因商奄之民
 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

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於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士
陶叔分唐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周索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懷姓九宗
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夏啓以分物不政疆
成康之伯猶多而於仲是乎殺管也唯不尚年也
商其下間王室子蔡仲改行帥德而周公舉之胡
乘徒七人其命之何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母若爾
鄉之士見諸王而命之何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母
考人違王命也若康叔何其使蔡先衛也曹空五叔
八人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為司寇也曹為踐伯五
官年也今將夷之是反也王武也穆公也踐伯五叔
尚成也今將夷之是反也王武也穆公也踐伯五叔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其甲午復鄭捷齊潘宋王臣莒
衛成也今將夷之是反也王武也穆公也踐伯五叔
在周府何長弘說也吾子叔未至而辛晉趙簡子為
將如之何召陵鄭會夫禮語我九言復怒無始亂非
於盟反自召陵鄭會夫禮語我九言復怒無始亂非
傷甚哀曰黃父之會夫禮語我九言復怒無始亂非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再會驕能無復怒無始亂非
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

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
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昭
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
諸侯盟故嘉錄之鄭氏
曰臯鼫鄭地城臯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
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
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
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現侵楚之陋臯鼫之
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允舉可矣陸氏曰重
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
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王氏曰首止葵
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
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文尹子單子劉子與盟
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文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
盟公不與會盃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
宋之盟公不與會盃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

杞伯成卒于會

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此年公與于召公皆與之會又與於不與則盟非
後至也公與于公與于公與于公與于公與于公與于
曰諸侯盟及有所以不與者定公及於後會求為此盟而
又書公及有所以不與者定公及於後會求為此盟而
也蜀之盟春秋不與者定公及於後會求為此盟而
亦以著晉之盟不與者定公及於後會求為此盟而
長蔡于衛祝鮀私于莒言踐之盟曰左氏云公將
按踐于衛祝鮀私于莒言踐之盟曰左氏云公將
者會盟異處非也此傳言踐之盟曰左氏云公將
重立亦會盟異處非也此傳言踐之盟曰左氏云公將
公得與非王盟之故嘉錄春秋亦非也公及於後會
常事耳非王盟之故嘉錄春秋亦非也公及於後會
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也春秋何止何嘉哉廬陵李氏曰
以官與會不與盟之說也春秋何止何嘉哉廬陵李氏曰
合從諸侯為總言劉子之說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
羊注陸氏為是公微不及之亦與胡氏主程子蓋亦從
同矣陳氏說亦佳不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
立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
也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
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
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
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
德固圉而遷徙先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
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致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
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

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
意致會故以上言公為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不曰
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不曰
及之義不通矣大子所謂夫淺事不足乎楊故以臯
是也張氏說亦發
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
以卒我主之也諸侯也非列士也諸侯此何以卒也
諸侯也非列士也諸侯此何以卒也
也杜氏曰即劉錡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卒者列國故
言劉子卷卒亦劉錡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卒者列國故
葬稱公祿外諸侯亦錡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卒者列國故
下之故以疾不與也陳氏曰曰召陵會而卒則於敬
難有劉子馬君於襄王其難有王卿士不卒而無救於
政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何氏曰襄瓦稱人者罪重異
于凡圍也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者見其驕
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廬陵李
氏曰圍蔡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廬陵李
疾何氏許氏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襄瓦將而書人
之說如此

○楚人圍蔡

者諸侯也○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卒而卒者資也天王
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何哉汪氏曰居諸儒之說謂劉子
正也穀梁謂其篡何哉汪氏曰居諸儒之說謂劉子
內難復辟于周有篡功于王室故其從赴告云爾廬
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云爾廬
得李氏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故知其從赴告云爾廬
肯不秋意外也

○楚人圍蔡

春秋左傳卷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作圍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准中山是伐書即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不救而于鮮虞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威陳蔡伐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于其罪鮮虞也稱晉為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稱滅之禍輕重之非詐襲故稱將帥以著其暴耳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歲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公葬以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葬以魯特往會之也○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為三公而為士為歲內諸侯者亦曰天子皆以其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御也

夫有封為歲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階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

柏季公作伯言殺作伯舉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子書戰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死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鬬為吳太宰以謀楚乾與其大夫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濟漢而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輒寔瓦子濟漢而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既謀而行或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華也
 可司馬也毀不吳舟于戰淮塞漢而陳口而常入楚是獨克而好司馬
 若司馬不毀不吳舟于戰淮塞漢而陳口而常入楚是獨克而好司馬
 速戰不毀不吳舟于戰淮塞漢而陳口而常入楚是獨克而好司馬
 子常知不然不可欲奔史必盡說於一其難而逃之陳將何
 所入子必死之弟夫罪王必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二帥之陳于
 柏莫有闔廬之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廬曰楚瓦二帥之陳于
 臣莫有闔廬之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廬曰楚瓦二帥之陳于
 弗許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廬曰楚瓦二帥之陳于
 也今曰我死楚師可入也師以稱子敗之五千先擊子常此之必
 其乘廣卒奔楚師亂吳也師以稱子敗之五千先擊子常此之必
 廬闔廬曰大何伍子胥父之甚將為楚與師且臣聞之復讐于闔
 伍闔廬曰大何伍子胥父之甚將為楚與師且臣聞之復讐于闔
 事父也復讐曰大何伍子胥父之甚將為楚與師且臣聞之復讐于闔
 公朝于郢有數年矣楚歸之求其昭公不與於楚乎河昭昭
 公於南郢有數年矣楚歸之求其昭公不與於楚乎河昭昭
 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寡人請為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將而寡人請為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則若時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也此

其為復讐奈何曰父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誅子復讐奈何曰父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相殉其貴道也穀梁傳曰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之舉其貴道也穀梁傳曰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中而攘夷也吳侯之信則其舉也何也吳信
 勇人甚為楚也吳侯之信則其舉也何也吳信
 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公朝也楚有美裘正父之讐
 臣弗求之昭也於是止君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父之讐
 歸求之昭也於是止君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父之讐
 前子乃用事乎漢曰苟怒為是與師而伐楚何有言救也
 吳子胥曰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楚何有言救也
 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與師而伐楚何有言救也
 大也楚地曰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去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惡不悛復
 反扶又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

卷之六

三十四卷

三十一

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
 從陳器也平王之墓何以不滅也欲存楚也其欲
 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寡人且用此不肖
 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不肖
 矣父老曰有君如夜而三敗也吳人復立何以謂之
 如楚相與擊之謂之也而君其君之復立何以謂之
 也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
 之國故反其狄道也汪氏曰郢楚都文王遷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
 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
 譽平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
 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
 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集之
 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

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
 功不足以掩之矣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
 壞其宮室則甚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
 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
 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薛氏曰
 楚而不言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陳氏曰入
 國前不書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蔡氏
 曰前不書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蔡氏
 子齊不與楚同使地其入郢後止兵休掠命蔡昭
 封有莊共靈侯以求憑陵諸夏之罪則霸業可成雖
 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有則霸業可成雖
 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趙氏曰楚君尋反國
 國不絕祀故不言城穀梁欲存楚義說不足取也劉
 氏曰穀梁祀故不言城穀梁欲存楚義說不足取也劉
 城當言入而已矣九城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實未

楚獨存之耶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
 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
 不書地獨此年不書郤缺伐蔡而申之國都地名
 傳于恐因昭五年楚滅胡亦稱吳郤之文而誤也
 曰入郢當從公穀作楚胡皆同獨廬陵李氏曰
 此條非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廬陵李氏曰
 文者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
 曰入楚無人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
 入其國都無人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非也
 入郢同穀梁精矣可知矣故楚書法與公辰之
 滅楚何得書滅乎至存楚之法與公辰之非也
 丙申五年敬王十三年晉定七年齊景十四年鄭
 申五年敬王十三年晉定七年齊景十四年鄭
 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
 年宋景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昭十一年吳
 十廬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於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
 不諸侯無粟諸侯歸之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
 諸侯無粟諸侯歸之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
 之者專辭也義適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也
 之粟范氏曰義適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也
 曰二傳皆稱曰義適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也
 人後所困則環視而歸粟救災恤鄰破楚入郢解
 然書魯而序諸侯見其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五年會輸王而序諸侯見其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以年會輸王而序諸侯見其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急也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

季氏苟有叔孫媾之見不賞私勞昭公五年傳致辟
 解音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
 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
 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反林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
 則不復得夫意如之意如逐昭公也明鞞遂之弑君也
 而叔仲惠伯之謂也且夫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
 而罪惡見此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非春秋弗為也
 卒也謂定不書正月其適足以見復明之意今乃不
 以見其受國於季氏適足以見復明之意今乃不
 夫也使其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為定之
 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之不免矣今乃不
 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讐意如之不免矣今乃不
 也深亦宜乎蜀杜氏曰春秋於桓公之意如之不免矣今乃不
 以深亦宜乎蜀杜氏曰春秋於桓公之意如之不免矣今乃不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師車五

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蒲徒以夫槩西師於軍獲
 遠射於栢舉其子蒲徒以夫槩西師於軍獲
 祥與秋七月子蒲徒以夫槩西師於軍獲
 以與秋七月子蒲徒以夫槩西師於軍獲
 滄秦師又敗吳師奔楚為堂路氏吳師敗楚師于西
 父死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將焚之曰國亡
 矣戰者若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將焚之曰國亡
 歸囚圍與罷闔閭戰于公之舊祀豈憚焚之期而
 后藏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諸梁之弟
 亥陽虎囚季桓子及丑盟桓子伯而逐仲梁冬十
 月丁亥殺公何及秦邁皆奔齊○楚子入于郢
 大詛逐公父歆及秦邁皆奔齊○楚子入于郢

閩卒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
和不可遠征吳爭於楚必亂有亂則不和
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西曰藍尹壘涉其帑
不能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復鍾建其所以常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鍾建其所以常思舊怨
賞賈宋木闕王孫由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
何求且吾所以為樂尹王之遠也夫鍾建王將嫁季
季鍾辭曰吾所以為樂尹王之遠也夫鍾建王將嫁季
妻鍾建辭曰吾所以為樂尹王之遠也夫鍾建王將嫁季
保復命于脾洩聞厚馬弗知辭不西曰不能使田于城
不復命于脾洩聞厚馬弗知辭不西曰不能使田于城
各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西曰不能使田于城
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不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也能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 晉士鞅圍鮮虞報現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

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

丁酉六年 敬王十六年 晉定八年 齊景十四年 衛靈

曹靖二 陳懷二 杞僖二 宋景三十 鄭獻十

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 吳闔廬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

左傳 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
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
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
許自隱十一年而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
成十五年自折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折定
四年又自折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折定
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待於楚不過百年韓遂
 滅鄭亦有由矣汪氏曰其存一待於楚不過百年韓遂
 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
 然以中國而滅夷狄則罪無外安命之游孫姓楚之
 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攘事無專命之師是弱晉而
 與兵滅許無晉之命非攘事也若夫以師之歸則游
 楚耳此皆罪國君臣之罪也此鄭夫以伯之君始自
 許男均鄭有罪馬廬陵李氏曰此鄭夫以伯之君始自
 十鄭年許鄭有罪馬廬陵李氏曰此鄭夫以伯之君始自
 年鄭年許鄭有罪馬廬陵李氏曰此鄭夫以伯之君始自
 之晉楚不能屈節於鄭而黨又合天鄭夫以伯之君始自
 則世變亦可感也夫終其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性不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東門舍
 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納之難君將以文
 如公曰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納之難君將以文
 舒與二成三臣之兆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比群
 子與二成三臣之兆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比群

之所謂也今將以相睦也而效小無乃不可乎大如之
 乎唯周康叔之罪未斃而鄭君待之若何乃止高
 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君待之若何乃止高
 公命師而討之晉令進時季孫斯初鄭君待之若何乃止高
 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不有獎王公也王位陪臣陽虎親
 罪致武晉則實迫於霸令而不非有獎王公也王位陪臣陽虎親
 獻俘于晉國命實迫於霸令而不非有獎王公也王位陪臣陽虎親
 公下八年書公伐杞之魯無公也廬陵李氏曰自宣
 而後一非鄭公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微也然本非鄭公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離魯未叛故公以師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徒魯未叛故公以師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名行於師而輔伯之禍以師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一書法不奉伯之禍以師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伐周之國何不然奉伯之禍以師圍成皆書公將者八年桓侯微之

公室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
危之直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傲彙于鄰國使衛侯
不聽公叔發之言
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孫桓子如晉獻鄭倅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夏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晉所不以為中軍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育於晉將使其人鞅何知
馬者有謂先君獻子魯人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
馬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陽虎矣孟孫知其人鞅何知
必執國命欲蕩覆之請以取入陽虎矣孟孫知其人鞅何知
盜竇王命以子力專國擅君而為之請於霸王之進云則
夫以二子之亂也方復惡之卒陽虎之霸王之進云則
止云則必止為亂之效也方復惡之卒陽虎之霸王之進云則
亡國之禍故錄之必自其禍之卒陽虎之霸王之進云則
將命之兼他事豈可每事一禍之卒陽虎之霸王之進云則
為陽虎所制也嗚呼然爾○廬諸侯諸侯微之見二卿
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廬諸侯諸侯微之見二卿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令

何忌使胡氏于公十八年遂之公孫叔孫得臣及此年
使起仲遂者見事也起而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
權乃所為讀矣夫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
魯人患陽虎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
為其所使為國有矣故特書以見春秋本其禍之所
不備禮二子之使為國有矣故特書以見春秋本其禍之所
未為知聖人之不備書此矣故特書以見春秋本其禍之所
附錄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夫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
期于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
矣乎率王于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僖乎率王于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是乎率王于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周且伐馮滑晉靡負黍孤人闕外六月晉闕沒戊
胥靡城

使不往晉其滅矣樂祁告具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
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
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縣上獻揚
六馬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納志于楊楮賈禍弗可為也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已然子死晉國子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杜氏曰稱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人非其罪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
以酒馬獻楊楮食允六十范趙方惡如字又其
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音禍也范獻
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而
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
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

冬城中城

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與討
來而大夫潰貨賄爭權利卒使善逆以懷之簡懼不
志晉人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廬陵李氏曰經
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毅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
自固也杜氏曰公懼而晉侵鄭故懼而城之高氏曰
外有齊鄭之所怨故懼而城焉汪氏曰是時政在
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
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 名非禮也... 文高氏曰... 十年高氏遺... 虎欲傾季氏... 二季氏專魯... 先君失守宗... 還矣寡君欲... 將歸之不應... 交兵蓋始於... 不意謂二名... 生諱其同不... 二名况其他... 無羊名况其... 附錄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

附錄

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

姑猶辭僖

戊敬王十七年 晉定九年 齊景十四年 五衛靈

一曹靖三 陳懷三 杞倍三 宋景十四 秦哀三十四 楚昭十三 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二月周僖公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

誠衛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陳諸侯
 散離盟始復志以來未之有也於誠志諸侯之散也
 相盟自故右門志諸侯之合也誠志諸侯之散也
 矣是故于誠于姑諸侯之合也誠志諸侯之散也
 氏曰難出居姑諸侯之合也誠志諸侯之散也
 之鄭盟于誠明景公求之不能伸勤王也義乃從我非
 心曰此誠服豈能小大之衛盟于沙而期而俱至乎廬陵李
 氏曰此為齊景公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
 以合有盟沙盟曲復會安雨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
 隱公初年對者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杜氏曰稱行人非
 使歸之罪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人非
 外親結也諸侯欺其群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
 之孟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
 曰齊侯稱人而諸侯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
 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

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執其使伐
 國文加以乃其理然豈為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亭襄陵許
 氏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
 氏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
 而與齊可以霸而景不望也晉定之川吳氏曰執其
 使侵其君以結盟以叛晉是切齊也之罪均矣高氏曰
 氏曰此齊衛以黨之始自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
 渠蒞至哀元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
 越之事禍未至於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圖晉為事
 尊事王之會明道之次無桓公之功獨不圖晉為事
 今日靈公之無道也又非齊景公之功獨不圖晉為事
 言無靈公之無道也又非齊景公之功獨不圖晉為事
 民無削二君之罪見矣書齊景公之功獨不圖晉為事
 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書齊景公之功獨不圖晉為事

